# 祖父和他的牛 赵畅

祖父爱牛，是因为从小就与牛打交道。对地处浙东四明山麓的小山村而言，耕牛就是最重要的生产工具。没有耕牛，庄稼的收成就无法保障。因为家里养了牛，孩提时的祖父，白日便天天与牛在一起。再说，小山村周遭皆青山绿水，更兼满地满坡绿油油的青草，于是乎，一边放牛一边与小伙伴捉迷藏，无疑成了他童年最为惬意最是难忘的一种“玩耍”。放牛时间久了，与牛亦便有了感情。

　　我从小寄养在小山村祖父祖母家，颇能感受祖父对牛的爱怜。每当农忙季节，牛便成了田畈里的主角。通常情况下，一些赶牛人总是高分贝地吆喝着，用长长的竹鞭抽着，希望牛快耕田、多耕田。疲惫的牛尽管猩红着眼睛，间或以走走停停相抵抗，可怎敌得过赶牛人接二连三的呵斥与鞭策？而祖父赶牛耕田时，似乎很少吆喝，虽手握竹鞭，但那竹鞭小得似乎只能用来挠痒，且只是悬而不抽。我很是纳闷，同样的牛，何以到了祖父手里，就那般驯服了呢？

　　渐渐的，我看出了其中的端倪。每当田间休息时，祖父并不急于吃我送去的点心，而是将牛牵到田塍旁的水渠边，先让牛饮水解渴，再让它吃自己早就准备好的草料。看着牛不慌不忙、舒心惬意地吃着草，祖父这才安心地坐下来吃点心。可不知为何，祖父一边吃着点心一边仍不安地双眼紧盯着耕牛，我心里想祖父怎么这么不放心呢？“你看，这畜生又来了，拍死你！”不一会儿，只见祖父一把放下碗和筷，像离弦的箭一样，腾地冲向耕牛，用他那长着老茧但却结实有力的手“啪”地按向耕牛的臀部一侧。未等我反应过来，祖父已经带着他的战利品回来了。原来，他拍死了一只体积硕大的牛虻。他神情严肃地说：“这牛虻最讨厌，总是吸牛的血，若时间长了，叮咬的次数多了，牛会生病的。”

　　每次耕田回来，祖父总是赶牛下溪滩，用他那把自制的大板刷替耕牛洗澡。到了暑天的晚上，祖父还会在牛棚一隅点上一堆驱蚊蝇的草，以确保耕牛能睡上一个安稳觉，好好恢复体力。冬天是耕牛歇息的时光，一般养牛者只是给准备一些稻草吃就完事了。然而，祖父还是会千方百计地去一些山坡暖阳处找寻青草。即便是准备稻草，他也是精心挑选。牛棚的窗户破漏了，他总是在第一时间自己动手去修。年三十的傍晚，他还会烧一锅粥并掺和些蔬菜给牛吃。他笑呵呵地对家人说：“人要过年，可别忘了牛。没有牛的帮助，哪来丰收？”

　　冰雪消融、草长莺飞的春天，祖父总是赶紧将牛从牛棚中牵出，走向青草萋萋的田间山坡，让长期关在牛棚的牛渐渐适应户外的环境，活络活络筋骨，补充点新鲜的营养，以备即将到来的春耕备耕之需。“春眠不觉晓，处处闻啼鸟”，春天是人们最嗜睡的季节，可祖父不敢也不屑贪睡，他的脑子里好像备着闹钟，一到早晨五点光景就倏地起床放他的牛去了。自然，方圆几里地内，哪儿有牛爱吃的草，哪儿的草长得茂盛，都被他一一记在心里。同样的牛，大凡经祖父打理过的总是长得格外的膘肥和健壮。按祖父的说法，那就是“一分投入一分产出，放水则必缩水”。

　　养了这多年的牛，牛会老，也会死，村里人称为“倒”。按照传统的习惯，以及当年的政策规定，牛只有“倒”了，才可宰牛并分配给各家各户。祖父祖母家，有时能分到一二斤牛肉。无论是宰牛的现场抑或家里烧煮牛肉之时，祖父总是在自言自语“罪过罪过”中远走，去亲戚家做客。其实，站在他的角度想想，差不多每天与之在一起，养它，用它，爱它，惯它，一旦它走了，怎忍心看宰割它的惨烈场景？又怎心安理得吃它的肉？据说，当下养狗人家，一旦自家养的狗死了，有些人会痛苦万分，也决不吃这狗肉，其实这是朝夕相处形成的一种特殊感情使然，设身处地而想，也是可以理解的。更何况，当年祖父面对的是一头关乎增产增收的耕牛。

　　记起祖父九十三岁以前还在放牛，只是不同于当年为生产队养牛，这牛是他自己买的。他说，看不到牛，心里堵得慌。因为牛，祖父的晚年生活过得很充实。尽管农村而今实现了机械化耕田，这牛已然失去了它本来耕田的价值，但祖父还是像先前那样爱着他的牛，视其为伴，精心侍弄，毋敢懈怠。有一年，祖父将养了几年的一头牛转让给了附近村里的村民，可想不到，几个月后它竟偷偷跑了回来，细心的祖父发现这头牛的身上有几处伤痕。祖父爱怜不止，于是跟人家商量，又把它买了回来，直至善终。

　　祖父这种对待耕牛的态度，在我更愿意把它看作是人与自然和谐的一种淳朴认知。须知道，物也是有尊严的，对待物的态度，究其实，也是对待人的态度和对待自己的态度。祖父走后，我记得最深的，恰恰是他赶着拖犁铧的老牛，耕耘在小山村无垠的土地上，翻飞一坨坨肥沃的泥土，像一种丰收的预告。